

## 人物春秋

### 沈葆楨：仔细扣心来

清朝同治五年(公元 1866 年)十月,四十七岁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楨出任总理福建船政大臣。

这一年,成了他一生事业的转折点。沈葆楨籍贯福建侯官,侯官为福州府属县之一,“虎门销烟”的林则徐亦为侯官人,且与沈葆楨有着双重的亲戚关系——沈葆楨的母亲是林则徐的胞妹,而沈葆楨在二十岁时,娶了林则徐的女儿林普晴。

沈葆楨是清末洋务运动中的一个重要角色。事实上,在沈葆楨那一代人的心中,从未将自己所做之事——建船厂,造机器,修铁路……与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实验联系在一起,他们至死也不会意识到这一事业的真正的价值所在。可是,他们是生活在动荡年代中的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知识分子,枪炮、轮船以及一切可以轰轰作响的机器……是他们当时用来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工具,就像他们的祖先用纸与笔、刀和矛一样。

他们并不洞悉公元 1870 年前后的世界——那时候,英国已经步入维多利亚时代,“日不落帝国”这艘航船正张满了风帆,疾驶在蔚蓝色的海洋;在地球的另一端,美国刚刚结束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内战,即将掀起机器革命的高潮……

但是,他们拥有朴素的实用主义,以及治理乱世的决心和勇气——

“且漫道见所未见,闻所未闻,即此是格致关头,认真下手处;何以能精益求精,密以求密,定须从鬼神屋漏,仔细扣心来。”这是沈葆楨题于船政局官署大门上的对联,它是宣言,也是行动的指南。

沈葆楨上任一年后,福州船政局建成第一艘轮船“万年青”号。在它下水时,船厂工人用牛髓、猪油与肥皂碎末搅拌成“润滑油”,注入船底的凹槽,然后撤下撑柱,轮船霍然而行,滑入海中,水波不溅。

其后,福州船政局总共建造了六十五艘轮船,凭借它们,福建水师成为中国第一支具有现代化雏形的海军。光绪十年(公元 1884 年),中法战争爆发,经马尾一战,福建水师全军尽墨;又过了十年,中国海军最为精锐的北洋舰队亦步福建水师后尘,覆没在海涛中……甲午战争的失败,标志着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尝试的终结。

此时沈葆楨已然长眠在福州城西的和丰山坟墓里,看不到这一结果了。

周山莼

## 杂拌儿

### 那是胡吉巴扯！

已故中国古代史专家张政娘先生,是著名的“活字典”,读书之博,记忆力之好,在史学界有口皆碑。

1970 年夏天,学部(即后来的社会科学院)全体工作人员下放到河南省息县办“五七”干校。历史所将张先生调去养猪,不久又调我去协助张先生。

闲暇时,我们就坐在棚子里或猪圈旁,天南海北地聊天。张先生学识渊博,同他聊天是一种享受。一次,我问他对一位史学大家一篇文章的看法,他用胶东男人常说的话回答:“那是胡吉巴扯!”

又一次,谈到翁文灏,我问:“翁是个地质学家,他后来怎么能当上国民党的行政院长呢?”

先生回答:“那是国民党快垮台的时候,蒋让干的人不愿干,愿干的人蒋不让干。翁这个没有党派背景的人就被蒋硬拉出来干了几天维持会长。你知道吗?抗战胜利后,学术界曾讨论中国的首都设在什么地方好。翁也写了一篇文章,认为山东大汶口最适合做首都,因为那里的地质条件最好。你看,他的本质是书生。”

孟祥才

据《春秋》记载,鲁僖公二十三年(公元前 637 年)九月,晋惠公夷吾病死,他惟一的儿子圉于都城绛即位;次年二月,他被伯父重耳攻杀于晋国的高梁。

圉在位不足半年,死后谥怀公。

重耳以这种残忍的方式夺得国君宝座,即位,为晋文公,成为赫赫有名的“春秋五霸”之一。

晋怀公在位时日短浅,因而今人编撰的《辞海》附录,以及《中国历史纪年表》(自《辞海》附录析出)未予记载,这是编者的失误。这里根据《左传》(注释《春秋》之书)和《国语》,撮录怀公行年事迹如下:

重耳与夷吾均为晋献公的儿子。献公晚年,他的宠妾骊姬作乱宫廷,太子申生自杀,重耳和夷吾害怕祸及己身,出逃。

重耳流亡列国的故事,人们耳熟能详。这里单表夷吾后来之事。

他先逃至封地屈,再逃至梁——他母亲的娘家,时间在鲁僖公六年(公元前 654 年)的春天。

《左传》说:“晋侯派大夫贾华讨伐屈城,夷吾不能坚守,准备出城,逃往狄国。他的随从郤芮说:‘不如投奔梁国,那里是您母亲的家乡,又与秦国相邻,一旦有事,尚可以向秦国逃亡。’于是,夷吾就去了梁国。”

到梁国后,国君梁伯很器重他,亲上加亲,将女儿嫁给了他。不久,妻子梁嬴生下一对龙凤胎,男婴取名为圉,女婴取名为妾。

按照字面意思,“圉”为马圈,“妾”为小妻,哪有父亲为儿女取这样的贱名的?

原来,这是算命先生出的主意。

《左传》说:“惠公在梁国时,梁伯为其娶妻。妻子怀孕,已经过了预产期,胎儿尚未出生。惠公心中焦急,请卜者(算命先生)招父子占卜。招父的儿子掐指一算:‘公子将有一男一女。’招父点头,说:‘是的。不过,男的后为他人劳役(当人质);女的将为他人之妾。’因此,男曰圉,女曰妾。”

以此推算,圉与妾应当生于鲁僖公七年(公元前 653 年)左右。

## 野史乱弹

### 晋怀公

至鲁僖公九年(公元前 651 年)九月,晋献公死了。晋国权臣里克杀掉献公的继承人公子奚齐,连骊姬一并杀了,向夷吾发出回国的邀请。

夷吾借秦国兵护送,回国,即位,杀里克,是为晋惠公。

此后,秦晋两国开战,惠公战败,不得已,将儿子送到秦国为人质,时间在鲁僖公十七年(公元前 643 年)的夏天。

其时,圉的年纪大约十一岁。

秦国国君是“春秋五霸”之一的秦穆公。穆公很有政治头脑,将公族之女嫁给圉,此女名叫怀嬴。嬴为秦国公族之姓,怀从圉后来的谥号。

她的年纪,应与圉相当。

从这一点也可看出,当时秦国与异族狄戎杂错而居,甚至秦人原本就出自狄戎,故而有早婚之俗。

五年后,圉逃归晋国,而怀嬴不肯跟他回去。

《左传》说:“晋国太子圉在秦国当人质,将逃归,对妻子怀嬴说:‘你肯与我一同逃走吗?’怀嬴回答:‘您是晋国的太子,不幸而来到秦国,忍受屈辱。您要逃回晋国,合乎情理。国君派奴婢服侍您,是想以此挽留、感化您。跟从您逃走,奴婢将违背国君的命令。奴婢不敢从,亦不敢告诉国君。’”

圉回国后,惠公已经病重。次年,他病死。圉即位。时为鲁僖公二十三年(公元前 637 年)。

与此同时,公子重耳经过长期流亡,也为秦穆公招纳而至。秦穆公的意图,在于帮助重耳回国夺权,以此建立秦晋同盟关系。事后看来,他的策略成功了。

《国语》说:“(晋惠公)十五年,惠公卒,怀公立。于是,秦穆公将重耳从楚国迎接到秦国。晋人杀怀公于高梁,而接纳重耳,为晋文公。”

《国语》据说是晋国人修的国史,为胜利一方的晋文公粉饰,将怀公之死推到了无名无姓的“晋人”头上,而且文公是在怀公死后才即位的,多么顺其自然!

《左传》的记载则更为客观:

“九月,晋惠公卒。怀公即位,下令

流亡在外的臣子迅速回国,如果逾期而不至,将处罚他们的家人。老臣狐突的两个儿子——狐毛和狐偃,当时均跟从重耳在秦国。怀公将狐突抓起来,说:‘让你的儿子回来,我就放你回家。’”

怀公畏惧重耳回国夺权,遂下令狐突召回两个儿子狐毛与狐偃,意欲削弱重耳的势力。狐突看出怀公的地位岌岌可危,说了一番大道理,就是拒不执行怀公的命令。怀公年轻气盛,杀了狐突。

狐突之死,将晋国公卿彻底推向了重耳一方。

重耳在秦国时,先娶怀嬴,再娶秦穆公女文嬴,为正妻。“秦伯纳女五人,怀嬴与焉。”(《左传》)

伯父娶侄子的女人,在当时也很少见。

鲁僖公二十四年(公元前 636 年)正月,重耳在秦兵三千人的护送下,回到阔别二十年的晋国,入国都绛,即位。怀公逃到高梁,不久被杀。

《左传》说:

“二月初,晋军驻扎在庐柳。秦穆公派公子挚到晋军营地,将重耳回国的消息告诉了晋军将领。于是,晋军后撤。四天后,在狐偃牵头之下,秦、晋两国的文武大臣会盟。次日,重耳入驻晋军营地,受到拥戴。数天后,他回到都城绛,大会群臣,派人在高梁将怀公刺杀。不书,亦不告也。”

于“不书,亦不告”一句,西晋大儒杜预注解时,所谓“告”,“言外诸侯歿及见杀,亦皆须告乃书于策”;而“不告”,也就是说,怀公之被杀,晋国并未向天下的共主——周王汇报,亦即刻意隐瞒了此事;于是周朝史官可以在《春秋》中不予记载,即不“书于策”。

这一年的《春秋》,这样说道:“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。夏,狄伐郑。冬,天王出居于郑。晋侯夷吾卒。”——事实上,夷吾死于前一年,而《春秋》硬生生将他的卒年移后了一年。

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吧。

推算而知,怀公死时,年龄不超过十七岁。

汶汶乡

## 灯下话史

### 诸葛菜·金轮子

#### ——左宗棠逸事

何?”

左宗棠后来出任浙江巡抚,独当一面。一次,他以烤乳猪犒劳幕友,并说:“近来士大夫食此,只吃三四片而已,不免暴殄天物,我这次必要全部吃掉。”就在此时,侍者送上一盘盐渍蔓菁(即大头菜)。左宗棠又说:“此诸葛菜也。”他无论何时,均以诸葛亮自况,自得之状,于此宛然可见。

又有一次,他问幕僚:“为什么大家总称‘曾(国藩)左(宗棠)’,而不称‘左曾’呢?”座中一客率尔答道:“曾公眼中有左公,左公眼中却没有曾公,此世人之所以称‘曾左’而不称‘左曾’也。”宗棠为之默然良久。

收复陕甘、底定新疆,是左宗棠一

生的最大事功。左宗棠在甘肃时,盛夏某日,他解衣磅礴,卧于榻上,自摩其腹。这时,一名马弁在旁边侍候。左宗棠望着他说:“你知道此腹中所贮为何物吗?”

马弁回答:“是燕窝和鱼翅。”

左宗棠笑骂:“这是什么屁话?”

马弁惶恐,又答道:“那么,是鸭子、火腿?”

左宗棠大笑,站起身来,说:“你难道不知,此中皆为绝大经纶吗?”

马弁唯唯而退,出来后,对同僚说:“那是多大的金轮子,能吞到中堂的肚子里?”

闻者捧腹。

朱振藩